



大藏家张伯驹

郑理 著



万卷出版公司

大藏家张伯驹

郑理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郑理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藏家张伯驹 / 郑理著—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1

ISBN 978-7-80759-018-7

I.大… II.郑… III.张伯驹 (1898~1982) —生平事
迹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206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6mm × 210mm

字 数: 328 千字

印 张: 10.5

出版时间: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邢和明

装帧设计: 冯顺利

责任校对: 李守勤

版式设计: 冯顺利

监 印: 陶 冶

ISBN 978-7-80759-018-7

定 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c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张伯驹

序 言

史树青

老友中州张伯驹先生，号“春游主人”，斋号“丛碧山房”，善诗词、好书画、精鉴赏、尤富收藏，尝憾书画名迹外流，不惜倾尽家产斥巨资以收藏。且为保护名迹巨制，把生命置之度外。

伯驹先生经三十年精力所聚，藏品蔚然可观，遂成国内大藏家。其收藏动机，为使国宝“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故新中国成立后，以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号称天下第一墨宝）、隋展子虔《游春图》（号称天下第一名画），及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等数十件国宝，捐献国家。其化私为公之精神感动山河，世人无不敬仰，堪称京华真学老名士，艺苑爱国知名人。

伯驹先生是位大藏家，更是大词人，堪称词坛奇才。不论春日的梅开、鸟啼，夏天蝉鸣、虫叫，秋初白露、红叶，冬季霜冻、雪飘，触景生情，即兴吟唱，既合韵律，又十分切题，令人惊讶叫绝。不论是世间的喜怒哀乐，还是冷暖人生，更是情感所至，张口即出，挥毫即来。伯驹先生的《丛碧词》，得到了毛泽东、郭沫若、陈毅等人的称赞。

伯驹先生雅好以文会友，诗词以外，尤擅撰联语，曾为余作一七言藏头对联：树木新栽休斧伐；青山常在有柴烧。“树青”二字，被巧妙地嵌在上下联的端首。20世纪50年代初，曾与陈云浩、萧劳、王遐举等，在北京组织“中国书学社”，提倡书法，一时从学甚众。

伯驹先生，一生作词甚多，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继续词》，相继出版。1961年，

其在《春游词》自序中写道：“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词友结‘展春词社’……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

我与伯驹先生，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先生邀请张伯驹等友人到故宫赏太平花，我也在应邀之列，就在欣赏太平花赋诗作词中相识了。我与伯驹先生数十年交情，情深谊长，问学请业，书画怡情，无分尔我，品味其词，如味橄榄，如饮甘泉，如月下闻笛，如露中观荷，驰马越塞，壮美素美之境，水乳交融，可意会不可言传，妙哉妙哉！尊为一大词人、大藏家，名实相符，必传千秋。

尤有谈者，伯驹先生，经1957年反右及十年动乱，身心重创，1982年逝去。为此，余曾挥泪书写挽联：“书会忆追陪，不忍重看西晋帖；春游成梦寐，何时更到北梅亭。”

我不信其死，总以为，伯驹春游去了。日前，正值余病卧医院，郑理同志前来探望，谈及为应出版社之约，撰写《大藏家张伯驹》事，书稿已成，嘱余作序，闻之甚喜。

郑理同志告退，余翻阅书稿，徐徐读来，几番掩卷，字里行间，情浓意深，再现伯驹音容笑貌……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见伯驹笑磨朱墨，写红梅数点，嘱余为题。醒来，泪水不止，眼前红梅盛开，墨香袭人。笑看残月在天，竹影拂窗，昏花老眼，似见伯驹与夫人慧素作画吟词，老友郑理，以余与伯驹先生相知甚深，以所著《大藏家张伯驹》嘱为撰序。情有所发，略书所知，代以小序。

史树青 於北京华外医院

二〇〇五年

目 录

序言	史树青
引言	001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24
第三章	049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3
第六章	094
第七章	139
第八章	206
第九章	245
第十章	263
第十一章	280
第十二章	291
附录一 陆士衡《平复帖》	295
附录二 隋展子虔《游春图》	297
附录三 张伯驹夫妇捐献书画图录及张伯驹所作的鉴定	299

引言

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最能感受到阳光的可贵。由于无知，而把珍宝当作废品毁掉的人，一旦醒悟，对珍宝会倍加珍爱。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毁坏的古董艺术珍品不计其数，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些人现在回想起来，深为惋惜，深感无知，后悔莫及，教训沉痛也。事情就是这样，当把珍宝视为废品扔掉以后，方感珍宝更加珍贵。改革开放后，遍布中华大地逐日形成的古董、字画收藏热，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曾经被划为大右派的张伯驹，在反右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得“臭不可闻”；如今，张伯驹则成了国人赞许、颂扬、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人们对张氏人格、才华无不敬佩。是的，由诸多感人收藏故事谱写的传奇人生，正被广为传颂。

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听人讲过，张伯驹为购买一件古代字画，不惜倾家荡产；为把这些珍贵的老古董安全地保存下来，更是不惜舍生忘死。有人称他是“怪爷”，有人称他为“公子”。其实，他是怪爷不怪；他是“公子”，而不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在张伯驹的骨子里，生就一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为生命的气质，他玩古董字画玩出了大名堂，玩出了大贡献。他宁肯做个自由自在的大藏家、大词人，也不屑去做那个蒋介石政府的官老爷。

我自幼喜欢法书字画，1961年初，从南京来到了古老的世界文化名城——北京。在一个偶然机会，我从一些解放前开古董店的老先生那里，知道了有关张伯驹的许多动人故事。那时，我时常想，什么时候能够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看看他的长相是否与众不同。这个机会终于降临了，身为记者的我，“文化大革命”后期有幸与

张伯驹先生相识。1976年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以后，在他担任民革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时，我与伯驹先生交上朋友。从那以后，我不仅同他和夫人潘素相识了，而且交往逐日增多、加深。一天，在书画社进行活动的时候，我作为经常参加活动的采访记者同他攀谈起来，当谈到他的书画收藏和捐献的时候，我问道：“伯驹先生，我早就听朋友说过，您收藏名迹往往不惜重金，有些古人名迹，是您用房产换成金条才换到手的。事实是这样吗？”

“也可以这样说。若是更确切地说，又不完全是这样。”身着一身中式服装的张伯驹先生，摸了摸刚剃过的光头，慢条斯理地说，“晋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先生的手里买到手的。这个价钱算非常便宜的了，因为溥心畬曾张口开价二十万块大洋；隋展子虔《游春图》是卖掉弓弦胡同的一所宅子，又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还是不够，又让潘素变卖了一些首饰，才从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那里买来的；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和明唐寅的《孟蜀宫妓图》是从袁世凯的庶务长郭葆昌那里用六万元大洋购来的。还有范仲淹的《道服赞》，花了黄金一百一十两……”

张伯驹先生说到这里，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怕它们流到外国去。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我收藏和为何收藏，在《丛碧书画录序》一文里有两段话已经作了交代：‘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所訾焉，不悔。’‘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令人惋惜，1982年2月26日，这位令人敬佩的京华真学老名士，艺苑爱国知名人与世长辞了，享年八十四岁。

张先生远走了，他这种为民族、为国家而收藏的高尚情操，他这种热爱祖国、珍爱绘画书法艺术的美好精神，已经被人们作为佳话广为传颂。

尔后，我同他夫人、画家潘素的交往有增无减，更为密切。1985年夏天，我与潘素女士应主持中国画研究院工作的常务副院长（院长是李可染）刘勃舒的邀请，前后脚来到研究院写作、作画。我们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已经七十一岁的潘素，从她那一举手、一投足、一微笑、一个眼神，大家闺秀的风范依旧。在这半个月的日子里，我同她不仅天天在一个餐桌吃饭、一起在庭院里散步，我还经常到她的房间看她作画，一起聊天，她也来我住的房间串门闲聊。在我离开中国画研究院的时候，她不仅把精心绘制的青绿山水画送我留念，还把张伯驹先生生前撰写的诗词等几本专著送给我。更使我高兴的是，她把当年同张伯驹先生谈恋爱时的照片签名后送给了我。照片上，亭亭玉立的她，身穿旗袍，脸上荡漾着《蒙娜丽莎》般的甜蜜微笑。有一天，几个朋友同我一起侃大山，侃到东方美女应该属于谁的时候，一位戏剧界的朋友说，他认为梅兰芳的养女、梅派名角杜近芳当之无愧，可称得上东方第一美人。其实，杜近芳曾经送我十八岁时同梅先生一起合影的照片，身段极佳，其脸形具有东方美女特点，的确非常之美。但同潘素相比，似乎还有点逊色。无疑，能让民国时期同张学良齐名的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动心的女子，肯定是非同寻常，万里挑一了。从此，我便萌生了撰写张伯驹先生浪漫传奇人生的欲望，但一直没有时间，只是应约时而为报刊撰写些介绍张伯驹先生的只言片语。如今，万卷出版公司的编辑邢和明先生约我为张伯驹作传，欣然命笔。

第一章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零五十年历史的世界著名文化名城。从元代以来，中国有名的大收藏家，大都集中在京城。清末至民国初年，京城书画收藏家不乏其人，而收藏大家，首推完颜景贤。景贤字朴孙，满族人，藏品丰，精鉴赏，所见甚广。景贤去世后，藏品于庚子年（1900年）散失殆尽。其中有唐人篆书《说文·木部》六、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唐王右丞《写济南伏生像》卷（即《伏生授经图》）、南唐董北苑《天下第一图》轴、北宋李成王晓合作《读碑图》轴、宋龚开《骏骨图》卷流失到日本。民国初年收藏书画之风兴盛，以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京城收藏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杨阴北、关伯珩、叶遐庵、颜韵伯、汪向叔、庞无济、溥儒（溥心畲）、衡亮生、邵禾父、朱翼庵、裴伯谦、关冕钧、安岐、罗振玉、孙伯渊、叶恭绰、张叔诚、周培源、金城、吴湖帆、徐悲鸿、张葱玉、钱境塘、刘海粟、钱君、周怀民、黄胄、张学良、刘靖基、夏衍、邓永清、蔡万霖、张宗宪、刘钧量、王己迁，另外还有宝瑞臣（人称宝二爷）、袁珏生，宝袁二氏供奉清室，为废帝溥仪审定书画。

成为收藏家的首要条件，要么有权势，要么有金钱，没有经济基础，是无法收藏国之珍宝的大师级书画精品的。比如天津的收藏家安岐就是一个，安岐就是天津的大盐商。现为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就是安岐收藏的名家绘画之一。他把自己的藏品汇编成《墨缘汇观》。翻开《墨缘汇观》，藏品之多、之精，令人惊讶。

一些大收藏家所藏之书画之国宝，在他们去世前后，有相当一

部分流失到海外诸国，日本尤多。在日本侵略中国前夕，日本当局曾在东京举行“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精品展”，轰动一时。关伯珩去世后，所藏之物，家人陆续出让，张伯驹把明项圣谟设色花卉册，购进珍藏；邵禾父所藏元代钱选《山居图》，后归张伯驹收藏；朱翼庵以收藏碑帖著称，所藏宋代蔡襄《自书诗》册，后归张伯驹收藏；张伯驹所藏赵松雪章草《千文》卷，原为宝氏宝瑞臣所藏之物。就其收藏之多、之精，影响之大、之远，当数张伯驹、庞元济、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己迁，堪称“民国之后收藏六大家”。而最吸引眼球的收藏家，则是被后人称之为“京华真学老名士，艺苑爱国知名人”的张伯驹。

“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收藏的根本原因所在。1998年，在张伯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为表彰张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捐赠和收藏后归两院所有的书画艺术珍品中精选隋朝展子虔《游春图》、晋朝陆机《平复帖》、唐朝李白《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元朝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帖》、明朝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等二十七件被称之为稀世之珍宝的绘画、书法作品，由紫禁城出版社编辑出版。

2002年2月26日，在收藏泰斗张伯驹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大藏家，故宫博物院将张伯驹先生生前捐赠给国家的号称天下第一墨宝的晋陆机《平复帖》和号称天下第一名画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另外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等绘画、书法艺术精品公开展出。展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吸引了广大书法绘画和收藏爱好者的眼球。

1898年2月14日，张伯驹生于河南省项城阎村一个官宦之家，原名家骥，字“丛碧”，斋号“丛碧山房”，雅号“怪爷”，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后，因此把居园名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因古时候河南为“中州”，张伯驹不论是填词、书法，还是绘画、写

文，落款常用“中州张伯驹”。

在中华民国时期，出身豪门，家财万贯，风流倜傥，才艺惊人的直隶总督张振芳之子张伯驹、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张作霖爱子张学良、清末宗室镇国将军溥侗（红豆馆主），并称“中国四大公子”。四大公子皆有收藏书画的嗜好。比如二张——风流少帅张学良和风流才子张伯驹，都嗜好收藏书画。风流少帅张学良在掌东北军政任内搜集颇丰，藏品达六百三十三件，其中有王献之《内含帖》、董源《山水卷》、宋徽宗《敕书》及文徵明、唐伯虎、仇英、朱耷等大师的一批名作；而风流才子张伯驹，他不仅在收藏方面盖过张学良，且擅长诗词、戏曲及琴棋书画，更是古代书画字帖鉴赏高手，在梨园界也是名震京城的票友。

张伯驹先生系张锦芳之子，他兄弟二人，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妹妹。其父张锦芳也是兄弟二人，排行老二。老大张振芳无子。在张伯驹长到七岁的时候，按照传统习惯，在祖父的主持下，父母将他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张振芳是长芦盐业银行营运使。袁世凯在北京当大总统后，张振芳向他建议创办银行，由财政部及私人各出资一百万元，名曰“盐业银行”。袁接纳了张氏建议，批准创办。于是在北京成立盐业银行，遂成商业银行，由张振芳担任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设四个分行。同时，袁世凯还授予张振芳直隶总督之职。显然，张振芳并非一般人物，没人敢小看他，他不光有势还有钱。张作霖之所以能得到“奉天将军”桂冠，成为东北王，那是张振芳致函袁世凯竭力推荐和力保的结果。而张伯驹之生父张锦芳好施行善，著名的香山慈幼园便是其捐资所建。

张伯驹过给张振芳以后，伯父对他寄予厚望，望子成龙心切，极为疼爱器重。张伯驹幼年读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他思想敏锐，才华横溢，不负其望，九岁能诗，且颇有文采，人称小神童。张振芳为其延师课读，精心栽培养护。张振芳热切希望伯驹能成为

袁世凯式的人物，张伯驹早年考入由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

张伯驹 1918 年毕业于袁世凯部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先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常备董事和经理、秦陇实业公司经理等职。后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 年投身金融界。

“玉骢翠陌。封侯悔、秦关忆赋离索。酒家醉饮，飞花路外，秦笳城角。残愁镇恶，向烟晚、情怀淡薄。望当年、樊川杜曲，迢迢剩荒漠。追念长安事，宝马貂裘，晚来游乐。少年队里，想英姿、射雕双落。误我羊头，怎还念、春闺梦者。盼归期、绿尽路柳负后约。”这是张伯驹和白石韵所写的《秦游词·凄凉犯》。张伯驹“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张伯驹投身金融界后，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北京盐业银行、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经理，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时间致力于作诗填词、写字画画。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不少人对张伯驹这一段光耀门楣的生活特别羡慕，而他自己却非常厌倦，“悔觅封侯”。

中州张伯驹在壬申（1932 年）所撰《丛碧书画录序》一文中写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高士奇有云：‘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饗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鄙哉，斯言直侔耳。不同于予之烟云过眼观，矧今与昔异，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外邦，自宝其宝，犹不及麝脐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虽文字不多，张伯驹为何要倾家荡产收藏名迹巨制，却

交代得一清二楚。

在军阀混战，国政非日之时，张伯驹深以军职为耻，便拂袖离开军界。北伐战争后，蒋介石的实业部长吴鼎昌拉张伯驹出山做官。张伯驹本来就十分鄙视蒋介石的腐败、重用吴鼎昌。他便严词拒绝了。从此，张伯驹便沉醉在“书画”、“诗词”、“票友”与“华宴”、“骏马”、“貂裘”之中，与仕途经济绝缘了。为了表示不忘故土乡情，张伯驹还特别请京城书画大名家陈半丁治了一方“重瞳乡人”白文印。张氏为何要请陈氏制这么一方印呢？因为在太史公《项羽本纪》中写道：“舜目盖重瞳子，又闻羽亦重瞳子。”两重瞳皆与张伯驹邑有关。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张伯驹同梅兰芳、陈半丁诸位艺术家每到春节时常聚于虎坊桥国剧学会，便向梅、陈二君学习制印。一天，张伯驹便趁机向半丁先生求制印一方，文曰“重瞳乡人”。半丁非常高兴地按照伯驹先生的要求，精心制了这方仿汉白文印，篆意淳朴古茂。四周尽镌伯驹所云重瞳史事。张伯驹非常珍爱此印，通常不轻易使用，只是在题画作书时偶用之。张伯驹的书画诗文落款，一直是沿用河南在历史上的古称“中州”，故写作“中州张伯驹”。

张振芳对张伯驹寄予厚望，视为掌上明珠。总督大人张振芳希望小伯驹能子继父业，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在张伯驹刚刚过继给伯父张振芳时，不管本人乐意不乐意，就由张振芳做主，同清末一位李姓将军的千金小姐订了终身。这位千金小姐貌美惊艳，特别是她那双尤为娇小的“三寸金莲”，更是被家人赞不绝口。因此，登门提亲的媒婆简直是川流不息，不过都被其父母拒绝了。因为李小姐的父母早就看中了张振芳显赫的社会地位，还有张伯驹的才华。张伯驹是个非常倔强而又富有个性的少爷，从小就不太“听话”。他对一些事情的想法往往跟大人的想法大不一样，所以时常对立。比如，全家人都说女孩子只有把脚裹得小才美，而张伯驹的看法却恰恰相反，特别讨厌裹小脚的女孩子。所以，不管这位千金小姐长得如何楚楚动人，就冲她是小脚，使张伯驹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老人一提

她，他就反感。不过，尽管张伯驹对这门婚事非常不满，但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他也不例外，绝对不能违抗父母之命。张伯驹在刚满18岁那年，他万般无奈地与这位千金小姐拜堂成亲。婚礼由父母做主，沿用的还是清朝官宦人家的习俗，新郎着清朝冠服，而新娘着凤冠霞帔玉带。

不用说，这位李千金在母亲身边长大，肯定是含在嘴里怕咬着，放在手心怕碰着，娇生惯养到家了。她出嫁做了媳妇后，自然是弱不禁风，手不能拎，足不能行，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全由丫环伺候。在张伯驹这样的豪门家庭里，这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让张伯驹不可理解的是，她从小就跟父母学会了抽大烟，婚后不顾他的反对，每天喷云吐雾，沉醉在销魂梦乡里。这就使张伯驹更加讨厌她了。苦闷中的张伯驹，想出门散散心，九九重阳节那天，他独自一人登旧都西山观红叶，并填词《长亭怨》一阙：“扫残叶、西风门掩。犹记春时，海棠开宴，烛照红妆，夜深花睡影零乱。回思前梦，空陈迹，成愁苑。酒醒雁声沈，问唤起、离愁何限。凄黯，只知佳节近，不知看花人远。茱萸插帽，纵风雨、登高还懒。最怕是、旧地重游，又尘浣、青衫泪满。对十里霜叶，独向斜阳留恋。”

张伯驹不光长相帅，且气质潇洒优雅，是位出了名的英俊潇洒的风流才子。他既爱“国粹”（中国书画），又爱美人，还爱诗词和花花草草。经常吸引着美人眼球的张伯驹，一年后，他喜欢上一个比他小六岁的漂亮女孩。这位漂亮女孩是说京韵大鼓的艺人，艺色俱佳。该美人儿姓邓，艺名小白莲。无疑，小白莲更是月容花貌，楚楚动人，惹人喜爱，要不，张伯驹不会看中她。不过，在那个社会，艺人被列为死后不能入祖坟的下九流，像张伯驹这样的家庭，不管她有多么漂亮，即使赛过天仙，父母也会坚决反对。不过，可是头房儿媳不能生育。而张伯驹也经常为此指责父母，并扬言，以后非自己找的女孩不娶。所以，不管父母如何反对，个性突出的张伯驹，死活也要娶邓姑娘为妻。他对父母寸步不让，一再坚持，到头来，俩高堂无可奈何，也只好勉强同意张伯驹的这桩“自由恋爱”

的婚事。于是，张伯驹再次张灯结彩，在吹吹打打的锣鼓声中，将小白莲娶到家中。

一年后，张伯驹的第二房妻子小白莲生下一个漂亮女孩。

小白莲虽然为他生了个孩子，却不是男孩。在那个社会女孩是人家的，只有男孩才能“接班”，延续张家的香火。所以，日想夜盼的公婆，渴望着她能为张家生个男孩传宗接代。可是，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从此以后，小白莲就再也不怀孕了。自己选择的妻子不生男孩，这可又让父母有了把柄。后来，父母不管张伯驹愿意不愿意，又为他精心挑选了第三房妻子。这第三房妻子是江南女子，如出水芙蓉，姓王，名唤韵香。韵香性情乖戾，不管她有多么漂亮，张伯驹却不太喜欢。所以，婚后夫妇二人感情一直不和。后来，韵香虽然生下一个能继承张氏香火的男孩，公婆是特别喜欢，可张伯驹并没有为此对她产生好感。所以，夫妇感情仍然不好。文如其人，词如其人。1928年，张伯驹在他三十岁生日那天，感慨无比，写下“三十自寿”《八声甘州》词一阕：“几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珠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消愁。”

诗言志、词表情、文如其人。《八声甘州》一阕道出了张伯驹当时的心情。

二

孔子曰，人生“三十而立”。张伯驹把个人的感情生活暂时放到一边，三十岁以后，他嗜书画成癖，把精力集中到中国古代字画与字帖的收藏上。张伯驹醉心于收藏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珍宝，始于康熙墨宝“丛碧山房”四个字的收藏。他取字号“丛碧”，便出自康熙墨宝“丛碧山房”。当时他适逢三十岁。这多少带有些偶然性。

人生就像一本书，就如同一出戏。有时候，又巧又偶然，往往一个偶然的巧遇，便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